

人与自然

# 时光枝头的桑葚

◆ 殷雪林

朝花夕拾

## 麦假

◆ 张军霞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老家度过的。那时，农村孩子放假的时间跟城里不一样。每年到了收割小麦时，我们会放一次麦假，统统放下书包，回家帮大人干活。别看我们年纪小，真正置身于麦田时，一个个都各尽所能，谁也不好意思偷懒。

那时收割小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镰刀，父亲提前把工具都收拾妥当，他一天几趟往麦田里跑，认真察看小麦成熟火候，还要注意收听天气预报，收割早了怕减少收成，收割晚了又害怕遇到恶劣天气。一旦观察到时机成熟了，父亲就会郑重地宣布开镰。这一声令下，麦田瞬间就变成了沸腾的战场，父亲蹲下身子，随着他快速的动作，成片的麦子倒伏在他的镰刀之下，姐姐们也不甘落后，她们学着父亲的样子，弯下腰来挥动镰刀，汗水很快就浸湿了每个人的衣衫。我人小体弱，挥动不了镰刀，就穿梭于麦田之间，放下一根根用来扎麦子的绳子，顺便拾捡遗漏的麦穗。等到父母把收割的麦子一一捆起来，再整齐整齐排满了平板车，大家还要齐心协力往返许多趟，把它们运到打麦场上去。

一车车的新麦被大家源源不断运送到集体的打麦场上，解开每一捆麦穗上面的绳子，一一摊开来晒，越是太阳最毒的时候，越是晒麦的好时机，人们一遍遍用石碾碾过被晒得爆裂的麦穗儿，谁也不敢偷懒，连午饭都在田间地头解决。收割小麦是力气活儿，必须吃饱饭，每家每户都像比赛似的，拿出冒油的咸鸡蛋，吃着白胖的大馒头，喝着橘子汁水。大人们一边吃饭，一边议论麦子的收成。我们小孩子吃得快，往往趁这个时机，跑到一边儿捉迷藏，把麦秸拱得满头满身都是，收获的季节，父母也格外宽容，往往任凭我们撒欢。

麦收时节，往往也是最考验一家劳动力的时候，我的母亲身体不好，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只有父亲，幸而每年抢收小麦时，常有热心的邻居来帮忙。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有一个叫秋灿的哥哥，他个子很高，也很瘦，干庄稼活儿却是一把好手，当时他还不到20岁，因为他的母亲跟我的母亲关系很好，他年年都会来帮忙收小麦。秋灿哥爱说爱笑，肚子里装满了不知从哪里收集来的神怪故事，每逢干活休息时，他绘声绘色的讲述，往往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吓得毛骨悚然，唯恐稍微不留神就会遇到可怕的大怪物……

人们把丰收的麦子运回家囤在粮仓里，麦收渐渐进入尾声，打麦场变得空荡荡的，成了小孩子们尽情游戏的乐园。我们在光滑平整的地面上上蹦下跳，模仿电影里的镜头，把麦秸垛当掩体假装在打仗，或者模仿孙悟空翻跟斗云，一个个摔得人仰马翻……可惜，这样的快乐，也维持不了多久，因为麦假结束了，我们重新回到课堂上时，从老师到学生，清一色被晒黑了脸和胳膊……

如今，小麦收割早就普及了机械化，再也不需要兴师动众，麦假也早已成为历史，退隐在岁月的深处。童年在麦秸垛里一起捉迷藏的小伙伴，打麦场上沉重的石碾，再也难觅踪影的橘子汁水，却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每次回想起来，心中都有一种淡淡的怅惘，那是永远也扯不断的乡愁，不思量，自难忘。



新密乡村老宅(国画) 江加旺

位于南阳盆地“东大岗”脚下的故乡，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岗地地多栽红薯，平坦的地块，主要种植小麦、豌豆、油菜等农作物，其中小麦是最重要的夏粮。每年农历四月底五月初，小麦即进入成熟期。

物质匮乏的年月，庄户人家不仅缺饭吃，而且欠柴烧。收麦子时，只要大田里墒情干湿适度，人们常常会选择薅麦。

薅麦是技术活，要手脚配合。左脚先向前迈一步，左胳膊将一搂（一搂三行）麦头揽成束状向左腿侧略倾，右手攥紧麦根，顺着自己的方向猛拽，同时左腿和胳膊顺势一收，“呼哧”一声将麦子连根拔起，麦秆仿佛待字闺中的佳人幸福地偎依在臂弯里，在脚上“啵啵”几下磕净土坷垃，侧身丢在“要子”上。“要子”是将“一小把儿”麦秆分成两络，麦穗一头相互拧成结儿，用水浸泡后连成的一根绳。薅十几把儿麦归成铺（堆），用力扎紧“要子”对扭后，将绳头别在麦秆中，即捆扎成一个“麦个”。为方便晾晒，再让麦穗朝上竖立“麦个”。俺家薅麦最快的要数父亲了，他低下头去，好像游泳似的，一个猛子扎进金黄麦浪里，好长时间，才从

王二奶奶家的桑葚特别大特别甜还最好摘，她家的子女要么在外地工作，要么上山下乡去了，二老守着一个老旧的大宅子，平日里院子空荡荡的。二爷爷还是个右派，常常挨整，二奶奶和善怕事，因此没人的时候，我们经常偷偷爬到她家屋后房顶摘桑葚，久了踩坏了屋檐房瓦，二奶奶二爷爷叫苦不迭，就想了个办法，打乡下牵来一条大黄狗，狗特别凶，人一靠近，它就怒目圆睁龇牙咧嘴大叫，吓得我们退避三舍。

有一年初夏时分，她家大桑树又挂满了桑果。阳光下，紫红的果子掩映在翠叶间随风摇曳，像颗颗闪烁的紫色宝石，分外诱人，吸引许多鸟儿来啄食，那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强烈地撩拨着我们这些孩子，我们又开始合计起来。

机会终于来了。一个雨过天晴的下午，二爷爷被街道办叫去学习，二奶奶也临时外出办事，大黄狗跟着一起去了，我和大旺瞅准机会来到她家门前。门已上锁，商量好，我进院上树摘桑葚，大旺门外望风。

我踩着大旺的肩膀，没费力气就爬上了一人多高的土墙头，翻身跳进院里。那棵碗口粗的大桑树就靠近后

院墙边，我三下五除二就爬了上去。

置身在层层刚被雨水洗过的绿叶丛中，夏风习习，空气湿润，有喝绿茶般清心通窍的清爽，几只鸟儿被我这个不速之客惊醒，落在不远的绿茵深处继续啾啾婉鸣。一切安静无人，我放开胆子，像钻进蟠桃园的小猴子，攀东枝拽西枝，挑又紫又大成熟的果子吃，酸酸甜甜的美妙滋味令人陶醉。大旺在墙头趴了会，看我在树上大快朵颐，馋得口水直流，忍不住也翻墙进了院，我连枝带叶扔了些桑葚给他，大旺立马坐在地上捡拾掉下的果子吃。

正在酣畅淋漓得意忘形之际，忽听咣溜一声响，木门被推开半扇，我们俩一惊，随即传来大黄狗汪汪的狂吠，二奶奶没呵斥住，黄狗呼哧就窜进了院子，大旺见势不妙，扔掉桑葚，翻过后院土墙就跑了。我吓得哆嗦从树上滑下来，一落地拍腿就跑，刚跑到墙边，就觉腿后猛地被撕咬了一口，也顾不得那么多，踩着花坛，奋力翻过土墙头，跑了老远才觉得腿疼，大旺远远见我一瘸一拐，赶忙跑过来查看，抬起裤管，小腿肚已肿起一排带血的牙印，埋怨一阵，挨到傍晚，才各自垂头丧气回家。

回到家，母亲见我拐着走路，就问

我腿怎么了？我撒谎说被野狗咬了，母亲查看后，赶紧用肥皂水给我洗了伤口，之后叫我躺在床上不要轻举妄动。晚饭时分，二奶奶来到了我家，我害怕得紧张起来，可她并不是来兴师问罪的，而是一手拿个纸包，一手端了半碗桑葚，关切地问我被狗咬得轻重，母亲这才得知我因偷桑葚被大黄狗咬了腿，气得脸色铁青，找棍子要抽我。二奶奶赶忙劝住母亲，然后过来查看了伤口，见不要紧，打开纸包叮嘱母亲说，侄媳妇，这是红糖，治狗伤很有效，每天敷在伤口，不几天就会好的。处理好伤口，二奶奶当着母亲的面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三林儿，往后要是想吃桑葚，就跟二奶奶说，我让二爷爷搬梯子给你摘，不要再爬高上低偷拽了，要是摔着磕着多危险啊！我羞得用被子蒙住脸面。

二奶奶那晚慈祥的面容，治疗狗伤的红糖，还有那半碗紫桑葚，一直留在我美好的记忆中。现在，桑葚成了商品果，每年初夏的时候，市场都有售卖，我也常常会买些，不光是品尝那果儿的甜蜜滋味，更是咀嚼那段天真的岁月，那淳朴的民风，和宽厚仁慈的二奶奶……

新书架

## 《雪莲花》：藏区人的精神写照

◆ 陈彦瑾

《雪莲花》是作家江迟迟以自己曾在川藏高原历时十五年的支教、帮扶生活为蓝本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小说主人公梅朵从内地来到藏区支教、帮扶，在平均海拔4000米，没有电视、网络、手机信号，生存环境极为艰苦的深山草原，她一边办学一边配合当地扶贫干部脱贫攻坚，先后参与了当地政府开展的文化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等脱贫工作。以“梅朵参与扶贫”为情节主线，小说串起了一个个“沾泥土、带露水”的毛茸茸的扶贫故事，塑造了一批带领藏区人民脱贫攻坚的扶贫干部形象，生动鲜活地描绘出今天真实发生在高原藏区的一场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既写出了当地生活的真实，也写出当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小说还以真实

细腻的笔触描写梅朵与藏区小孩子们日常相处，细节直叩人心。雪莲花，开放在海拔4000米的冰岩上，不畏环境恶劣、艰苦严寒，它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正是今天生活在西部高原、用爱与坚韧谱写时代与生活之歌的藏区人民的精神写照。《雪莲花》无疑超越了一般的扶贫题材作品，既不会落入一般扶贫故事的俗套，也跳出了一般扶贫故事浅表化、概念化的窠臼，而是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无论是故事、人物、风景还是语言，都别具地域、文化的特殊性，显得真实、生动、鲜活、特别。阅读时，高原藏区烈烈的泥土芬芳扑面而来，一个个藏区扶贫故事春风化雨般深入人心。

百姓记事

## 薅麦注事

◆ 王灿

远处探出头来，而一溜齐刷刷的“麦个”，宛若一条蛋黄色长龙徐徐向前延伸着。刚开始，小孩们感到挺新鲜，你追我赶，薅得很欢，但随着无数次的弯腰曲背，就举步维艰了。薅完一块地，眼睛被汗水熏得酸疼，脸上豆大的汗珠噼里啪啦不停地滚落，前胸后背湿透的衣服粘腻在皮肤上，手腕和脚腕被针尖一样的麦芒刺满了斑斑红点，手掌磨起了明晃晃的水泡，浑身弄得灰头土脸的，活脱脱一个“泥人”。“阿公阿婆，薅麦插禾……”一群布谷鸟掠过麦田上空，飞过头顶，回望那一排排齐齐整整的杏黄色“麦个”，吮吸着浓郁麦香，心里充盈着几分苦涩，几多喜悦……

## 连载

鬼子看见了毙蛋母鸡，伸手就去窝里抓。白母鸡一定把他当成了客人，用咕咕的鸣叫声示意他离开。它怎么也不会想到，鬼子的大手没容它再叫，一使劲拧断了它的脖子。黑母鸡知道不好，展翅腾飞上院墙。子弹比翅膀快，随着鬼子的枪声，黑母鸡掉下了墙头。

老汉怕老伴掉泪，嘱咐二小：“去，快给你爹打俩荷包！”

“嗯！”二小应着，接了鸡蛋就往出走。

“老叔，您老人家英明啊！让两个儿子都去当了八路军！”二小爹努力地睁开了眼睛。抗日战争一爆发，王疙瘩就把两个儿子送去当了八路军的支队长了。王老汉认定，大敌当前，好男儿只有当兵才能报效国家。

“桂生啊，不是叔英明，叔早看明白了个道理：抗了日或誓不死，不抗日一定得死。虽说鬼鬼三分天，你要是硬给鬼打，或许灾就没了！不打走小鬼子，咱中国人不会有一天的好日子！”老汉说过，对老伴儿示意，“你去看看侄媳妇！”

“唉！”老伴儿应着，走了过去。

“我是只有俩儿，我要是像杨家将

呼唤，翻起身接着薅。一般庄户人家一天才薅一两亩。“蚕老一时，麦熟一晌”。随着大部分麦子的次第成熟，为不误农时，需用镰刀快速收割。

薅回家的麦子，用铡刀铡去七八寸长的根部，叫“麦茬”。麦季下来，往往能攒几大垛麦茬。那年月，烧锅的柴火有秫秸秆、豆秆、苞谷秆、红薯秧、麦茬等，其中麦茬是主燃料。从铡掉根的麦子中挑选匀溜的麦秆，将其麦穗摔打脱粒，待忙过“三夏”，农闲时，用拧车子（捻麻绳工具）将沤麻皮捻成绳，把麦秆系成撮，编织成苫子。白亮、喧腾的麦秸苫子，冬天可铺床防虫隔潮保暖，亦可挂到门上驱风挡寒。夏夜在室外纳凉消暑，厚墩墩绵软清爽的麦秸苫子，就是庄户人家舒身解乏的“席梦思”。经了麦秸苫子那缕缕馨香的浸润，炎夏的梦变得甜美酣畅……

麦子年年收，岁岁景不同。如今，随着联合收割机的普及，“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薅麦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每到麦收时节，我总会忆起那些年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忆起那一张张亲切而熟悉的面孔，忆起那些汗水浸透的沉甸甸的日子。

诗路放歌

## 走进康百万庄园

◆ 曹世忠

走进康百万庄园

我不必再阅读

逶迤的邱岭

也不必阅读

黄河洛河的滚滚波涛

和耸立着的那一叶叶白帆

它们都闪烁着历史本真

在诉说着豫商的风雨沧桑

有一些东西，寂静无声

如绵绵春雨滋润禾苗的生命

譬如石牌坊，譬如顶子床，

譬如京殿史华楼，还有那

拜月石、罚跪石

即使朴实无华

也散发出扑面而来的

醉人芬芳

也许有的景区

在名气上，会更高一些

那也值得骄傲和炫耀

因为在历史和建筑学家的眼里

它们都还显得浅薄稚嫩

和瘦弱，唯有你流淌出

李白杜甫的飘逸深沉和

河洛文化的唯美

数百年来灿烂辉煌

走进康百万庄园

我不知道，那南来北往的

旅客们，此刻都想点啥

但我知道，留余的精髓和

诚信的理念，用一池墨香

浸染了他们的人生之灯，还有

砰砰跳动着的心房

当宋书恩向吴金春提出辞职的时候，吴金春一愣，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吴金春坐在老板台后，身体深深地陷在老板椅里，把右手放在额头上，不去看他，眼光放在老板台的一片空处，那里是一片黑色的仿实木纹。

“兄弟，我舍不得你。”

“哥，其实我也不舍得。”

这工作实在太诱人了，做了一个记者，是我做梦都想去的工作。我去干干试试，不行了再回来。”

“金玲同意了吗？”

“大哥，她心里不想让我走，也不阻拦，算是同意了吧。”

“你走吧，反正这企业是镇政府

的，我不能因为舍不得你抓住你不放。哥希望你能干好。万一不行，还回来，这里是你的家。”

话说得冠冕堂皇，情深义重，但吴金春内心还是有些吃味。宋书恩回去几次到他家里看他，他都以为忙为由，匆匆说几句话就出去了。宋书恩心里也不舒服，但他只在心里偷偷想想，连老婆都不说。他仅仅是个招聘记者，关系调不到省城，飞得再高线都在人家手里抓着，他都得忍着。

今天，吴金春叫妹妹一起



来，这也说明他开始把这件事情放下了。宋书恩知道，之前吴金春几次到省城办事都不跟他联系。宋书恩想，如果没有这层关系，也许他们之间的疙瘩可能永远都解不开——假设是那样，自己不知道会增加多少麻烦。

吴金春来，得郑重地请他吃顿饭。要不要找人陪他呢？找谁陪呢？到目前他还没有交往较深的同事，包括常鸣，似乎都还有点生疏，好像不适合来陪大舅哥这样的客人。

几个男同学中，与高上的关系应该到了交心的程度，他虽然现在还没有职务，后来拿到了硕士学位，早就正科了，那相当于乡镇的党委书记，又在行政机关，很有分量。另一个有分量的是钟翔斌，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省计生委宣教处工作，也到正科了。还有王世理，他高中毕业后参军考上了军校，现在省武警消防队是个正营级少校军官，混得也不错。另外的几个虽然身份稍差一点，但也算有头有脸。做钢材生意的杨石俊，拥有资产上百万，算大款了。做酒店老板的水建兵，腰包鼓鼓的，开着豪华轿车也很有派。建筑老板辛善宇应该有点钱，他虽然一副粗俗不堪的样子，办事却实在，花钱出手大方让人瞠目。

想来想去，宋书恩最后却都一一否定。吴金春是来跟他说话的，说到底还是来消除隔阂的，找有身份的同学陪他，这不是向他显摆自己的同学和关系吗？会让更不舒服。最后，他作出决定：去水建兵的酒店吃饭，让水建兵去房间坐一会。这样安排可以说一举三得，既可以省钱，又算照顾老同学的生意，还能让水建兵出面作陪，而吴金春又不至于不舒服。



那样，有个七狼八虎的，我一个不剩都让他当八路，都打他小鬼子那王八蛋去！”

豆腐爷和老伴一起走进院子。豆腐爷大名韩丑，是前年死去的韩石爷的亲爷，因为天天磨豆腐，又因为豆腐做得好，扔两丈高掉下来，豆腐摔不烂，人们就喊他“豆腐爷”。他是豆腐爷，老伴自然就成了豆腐奶。豆腐奶奶端了个点子盆，喊一声：“二小！”

“豆腐爷，奶奶！”二小迎上去。

“听说你爹挨刀了，你爷专门给你爹做了盆嫩豆腐！”豆腐奶站下脚，伸着手让二小看。

“谢谢奶奶！谢谢爷！”二小接过来，转身又回到屋里报给爹，“爹，俺豆腐爷豆腐奶来给你送的嫩豆腐！”

“丑叔啊！你侄没成色啊——”

韩丑老汉哭了：“桂生，别怪叔给你端的少。今天的豆腐被鬼子糟蹋了！”

“光哭有啥用！”丑奶止住丈夫，扭脸给大伙学说，“鬼子兵伸手指指锅里的豆腐，你叔以为他想吃豆腐呢，盛了一碗送上去。鬼子接过闻了闻，一扬手泼你叔一脸，硬说豆腐有毒，我赶紧盛一碗叫你叔喝。你叔喝了三口，鬼子个王八蛋还不相信，拿根棍把豆腐锅掀了。要不，再怎么着也不能拿个点子盆啊！”

乡村的瓦盆分五种：能盛四十斤的叫斗盆，能盛二十斤的叫五升盆，再小些的有三升盆、小盆，点子盆最小，相当于一个普通的碗。

高峰山杀了只母鸡，又往砂锅里放了几片山药、几根黄芪，炖了大半个时辰，这才把汤盛进罐子。

精豆儿跑进来，耸了耸鼻子，问爹：“啥？”